

岁月滚滚

苏冉 尹慧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岁月滚滚

苏冉 尹慧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滚滚 / 苏冉, 尹慧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74-2100-0

I. ①岁… II. ①苏…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7526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22.5印张 4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正值百废待兴、人心思变之际，华北大地迎来曙光。

在鲁北一个僻静小村庄，历经文革后高考落榜的林文玉经不住打击，自杀未遂。林文玉在高智林、郑若男、吴亚楠等同学的帮助下重新振作起来。曾是他们高中老师的袁世雄担任了机关小学校长，因需要分别给表弟刘会顺和文玉、智林争取了三个代课教师的名额。正处恋爱中的文玉、智林为回报袁世雄，用勤奋和才华在一年多的时间给学校带来转机、争得荣誉。身为校长的袁世雄因嫉恨他们的恋情和才能，竟在智林父亲住院需要钱的时候，以校建公款被盗为由栽赃陷害把智林逼走，然后企图霸占文玉。在李志宏等老师们帮助下，文玉脱险，而袁世雄的名声因此一败涂地。

文玉在亚楠和若男的帮助下离开学校，后在亚楠父亲的帮助下农转非进报社成为一名记者。而袁世雄因此而降职，临时负责学校基建，这为他以后侵占校建公款提供了机会。后在她姑妈的帮助下，利用贪占的公款攀附市委组织部部长，一举飞黄腾达升任秘书科科长，并与组织部长女儿结婚。

文玉、袁世雄又来到同一座城市。一次偶然机会，袁世雄看到已是记者身份的文玉与亚楠在一起，心生嫉恨，遂以匿名信揭发文玉农转非是非法，企图逼迫

她离开报社，拆散她和亚楠的关系。亚楠父亲因匿名信气病身亡，文玉为感恩与亚楠结婚。袁世雄与组织部长女儿结婚，婚后不能生育。袁世雄见到怀孕的文玉，嫉恨再起。袁世雄精心蓄谋一起车祸，让表弟刘会顺驾车在他们去医院必经的一座大桥上把文玉、亚楠和没出生的孩子一锅端掉。结果只有亚楠被活活撞死，文玉母子幸存下来。袁世雄怕暴露自己，把表弟刘会顺骗到去新疆的火车上灌醉后推出窗外杀人灭口，致使案情无从下手，袁世雄逍遥法外。

挣扎在思念亚楠的痛苦阴影中的文玉怎肯罢休！后来，文玉掌握了袁世雄贪污建校公款导致危房事件后在媒体曝光，想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以此寻找破案线索，报仇雪恨。袁世雄在政法界个别官员的袒护下，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反戈一击加害文玉。蒙受冤屈的文玉竟被检察院受审，并被虐待受伤，而袁世雄仍逍遥法外。在这关键时刻，智林以政法委书记身份出现，幸免于难的刘会顺报案自首，案情真相大白，袁世雄伏法。智林在亚楠坟前祭拜承诺，接过他遗留下来的整个家庭与文玉结婚。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33
第三部	131
第四部	227
第五部	297
后 记	353

第一部

七八月份，一片绿色的鲁北大地，茁壮成长着的庄稼正经受着连续暴风雨的袭击。

“前面不远处，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时隐时现，像躲在云里，似锁在云端。她奋力奔去，突然脚下一滑，她重重地摔倒了，再抬头望去，前面却是一片空白……”

这是文玉的梦。当她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是大明大亮，听动静爸爸妈妈正在屋里屋外忙活着什么。自高考结束后她有了早上睡懒觉的习惯，她伸了伸胳膊仍不想起床。可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今天是学校定好的日子，让同学们去学校看一下自己的考试结果。按时间推算录取通知书该有了，会不会……她胡思乱想着，双手交叉枕在头下反复回想着刚才那个清晰而又奇怪的梦。总是在梦里向着那个目标奔跑，是她一直挥之不去的老梦，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己竟然在梦里摔倒了。

这时，阳光钻进窗子，爬上了床对面的土墙，照在了那些奖状上。面对满墙这些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奖状，又把她引向那遥远的回忆……那是上小学的第

一年，她捧回了第一张奖状。爸妈高兴得看不够，就用面糊糊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墙上。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妈妈给煮了两个鸡蛋，爸爸给买回来第一支钢笔。餐桌上爸爸高兴地用一支笔和两个鸡蛋拼成了一个图形来考她：“文玉，你看这是什么？”“是笔和鸡蛋呀。——哦！我明白了，是一百分。”爸妈高兴地笑起来：“好聪明的孩子。”想到这里她又禁不住笑起来。从此，文玉年年都捧回一张奖状，从小学到高中十几年从未间断。这些个小小的奖状啊，每一张都记载了她的一段学习历程，每一张都凝聚着父母无限的期望。是啊，十几年的茫茫求学路，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正如她的梦，她一直向着那个目标在努力。然而，今天当跑到终点将要撞终点线的时候，她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实力的不足，第一次悟出“文革”给自己带来学业上的荒废。虽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列同级的前茅，可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停过课，就连课本、教材都中断过。所以，考场上那陌生的、似懂非懂的试题弄得她很是狼狈。高考结束后，她常常追忆着试卷中那几道难以解答的试题，计算着自己的得分。可以说她一直在恍惚不安中期盼着能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尤其近几天，那种心神不定竟使得她不是失眠就是多梦，而这次不同寻常的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不催人起床的母亲这时候轻轻走进来，刚要开口却见文玉两眼睁得一般大。“醒了怎么还不起床？今天出太阳了，你不是去学校拿通知书吗？”从妈妈眼角处那两朵漂亮的蝴蝶纹看出，她今天特别高兴，可她哪里知道此时女儿的心事。“妈，今天是去学校看有没有消息。考上考不上还不知道呢，不是去拿通知书。”对女儿的解释，母亲似懂非懂，可她深信自己的女儿是有出息的，理应是村里当之无愧的一名大学生。其实，这不仅仅是文玉妈的想法，也是村里人的共识。

当年，文玉的爸爸林家政就是这个不算小的村子唯一考进大学的学生。可是在他上学的第二年父亲突然病倒，面对高龄的爷爷、瘦弱的母亲，农业社里没有人能去地里出工干活，家境实难维持……在此情况下，家政咬了咬牙，也没和父母商量就辍学了。从此，年仅二十一岁的他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方圆几十里内的乡亲都为这位才子半路辍学而惋惜，更为这样的孝子贤孙所感动。

就在家政务农不到一年，村子里建起了小学，他便成了村子里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待遇是每月全劳力工分，另加八元钱的补助。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是最实惠不过了。就这样，林家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把自己的青春才华

全部献给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虽说后来按国家政策转正后，他很快调入乡镇联中先后任教导主任、校长之职，可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的他对自己不再有什么奢求的情况下，顺其自然而得的。因为，他早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他爱女儿如掌上明珠，她妈更是爱她像宝贝，总觉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文玉也的确是个好孩子，人长得好看又聪明好学，并且品行端庄而善良。只是她性格脆弱，林家政常说：“我的文玉就像温室里的鲜花，貌美却质嫩。”对女儿的高考他虽然有信心，可更担心有万一。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所以，文玉高考结束后，他没有像她妈似的在高兴，而是忧心忡忡在怕那个万一……

文玉起床后首先来到院子里，习惯地做了几下体操中的伸展动作。这时，太阳已把灿烂洒满这所农家小院。院子里，那棵亭亭玉立的梧桐树已有碗口粗。旁边藤繁叶茂的葡萄架上已挂满未成熟的葡萄穗子。西面围墙边一排整齐的向日葵还未展开笑脸。窗子下是一席小小的花园，那挂满露珠的玫瑰、百合、牡丹、美人蕉在阳光下分外娇艳。文玉情不自禁地来到花前弯下腰，闻闻这朵、吻吻那朵：“啊，你们好香、好美呀！”

“文玉，吃饭了。”随着妈妈的喊声，一大碗漂着油花的鸡蛋面放在餐桌上。文玉跑进屋子调皮地闻了一下：“好香啊！妈，你会不会搞错，我今天既不是考试，又不过生日，怎么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饭？”是的，这是文玉最喜欢的，只是不能经常吃到。因为，在当时的农村，鸡蛋面条是最上等的饭食了。文玉端起饭碗觉得沉甸甸的，她看了一眼旁边的爸爸那微笑里含满的期待，此时，她是多么理解妈妈的心情啊。

文玉很快吃罢饭，草草地洗了一下脸，拿起梳子来到镜子面前，一个美丽的少女映在里面。的确，文玉很漂亮，她那乌黑的短发下、白皙的瓜子脸上，两道浓浓的柳叶眉，一双丹凤眼，直直的鼻子，紧闭的小嘴，尤其那双清澈而深沉的眼睛、那清晰的眉宇，在她那稚气的脸上透出了一种特有的灵气。文玉梳理好头发，顺手从衣橱拿出一身干净衣服换好。上身一件淡粉色的确良衬衫，下身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裤子，脚上一双白色篮网鞋。虽然都已是半旧，可这在农村都是最时髦的。尤其穿在文玉那苗条而丰满的身上，更显示出了女学生特有的端庄和文气。

文玉推出爸爸给擦得油光发亮的自行车，像往常一样说了声：“爸妈，再见。”妈妈满意地望着女儿：“文玉，早回来。我和你爸都在盼着呢。”“嗯，知道了。”

文玉骑上车绕过果树园，顺上了北去的沿河大堤，不到一公里就上了秦口河大桥。这里便是唯一通向县城的柏油路。……初秋田野是迷人的，公路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玉米已一人多高，每棵都怀了一到两个小宝宝。枝繁叶茂的棉花也开始有了点点白色。还有那一块块开始见黄的豆子，那成片的地瓜……啊！好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此时，随处可见的农民正忙碌在各自的田地里。有的在打药灭虫，有的在施肥除草，都为一年的收成在做出最大的努力，这是承包到户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带来的。迎着初升的太阳，伴着清爽的晨风，真让人心旷神怡，然而文玉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无限美好，心早已飞向县城，飞向母校。

十公里路，文玉骑车不长时间便来到徒骇河面前，登上了全县最大的那座桥梁。这时，她情不自禁地放慢速度，一只脚踩在桥栏边的路牙石上停住了车。站在那高高的桥面上，脚下那滔滔的河水泛着白花急急地穿过桥孔向南奔去，几艘帆船顺水驶向那看不见的远方。居高望远，她顿时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县城的全貌尽在视野中……那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成的建筑物，错落有致地向四周延伸，与附近的村庄连成了一体，被周围的绿色镶框着。中间那拔地而起的雄伟建筑物，便是我国第一座建立在农村的新型发电厂。呵！高大的烟囱就像一根擎天柱，那白烟与白云一团团交汇一起，盘旋在高空，同蓝天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啊！美丽的县城，你是这么诱人、这么令人向往。文玉没有去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她眼里就是最大、最好的，就是另一番天地。她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可从初中到高中她又都是在这里度过。她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人生和未来的无限梦想，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此时，这里的一切更使她感到亲切。

文玉从桥上顺坡而下，车子轻快如飞。她穿过拥挤的农贸市场、繁华的百货商城，绕过庄严的县府大门，前面那青砖瓦舍、古朴典雅的门楼映入了眼帘。文玉来到门口停下车，望着门楼上那雕刻精细、栩栩如生的两条青龙门匾，正中“北海一中，育英圣地”八个熟悉醒目的大字，让她回想起初来学校的那一刻……当初，在她以全县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第一次跨入这个校门的时候，她曾在这八个大字面前暗下决心：“我决不愧做这所学校的学生！”文玉抚摸着两扇厚重的紫漆大门，深情地回忆着……六年啊，从初中到高中，从十三岁到十九岁，这是什么样的年龄？这正是人生可开垦、可雕塑的最佳时期。六年来，您就像母亲奉献乳汁一样，把书本的知识、做人的道理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血管、充实了我的细胞、武装了我的头脑。使我从一个幼稚单纯的少年成长为有知识、有理想、有志气的

青年……别了，亲爱的母校。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您给予的一切。

文玉走进校园，因为是假期，校园里一片寂静。望着这一排排熟悉的教室，她回想着自己曾为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生活感到枯燥、无聊过。可今天，她却突然意识到那种学习生活的神圣和宝贵，感觉到这里的一切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值得留恋……

“文玉！”这时候，从教导处走出一位修长身材、文质彬彬的男生。只见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身是一条褪色的绿军裤，脚上一双白篮网鞋。他那一头黑发自然地分在两边，一张男孩少有的白净脸上，两道浓眉直插两鬓，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有角有棱的嘴唇总是紧闭着，文雅里含着刚毅，英俊里透着稚气。他走到文玉面前，习惯地理了一下头发，脸上挂满了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也刚到。袁主任去教育局问情况了，他让我们等他。”

他，高智林，是高三一班班长，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既是班级的尖子生，又是全校的美男子。只是他出身农村，但他爸高为民是高村德高望重的支部书记，县里有名的村干部。他从三十几岁任职，是高村在职时间最长的村干部。他十幾年来的座右铭是：“我是村干部，要造福于民。”他不怕吃苦，带领全村治盐碱、改河道，硬是把一个盐碱涝洼改造成了绿洲良田。他常常教育儿子：“爸没读过什么书，没有啥能力，只能为村里人做事。让你上学读书，是要你将来能为更多的人造福。”

智林也确实很争气，他不但聪明好学。一股内在的正气总在他身上闪烁着勃勃朝气，所以他不仅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一直是高一班班长兼学校学生会主席。

文玉和智林的第一次相见，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奇缘。那是在上高一时的一个春天，下午下了第三节自习课，文玉抱着一摞作业本送往教研室。就在路过操场一侧的时候，突然一个篮球飞来正好落在她怀里，顿时作业本撒了一地，操场上传来一阵笑声。文玉慌忙把篮球放下，弯下腰去捡地上的作业本。这时一个男生怯生生地从操场跑过来：“……对不起啊，让我来捡吧。”说着也弯下腰去捡地上的作业本。文玉也没有吭声，只想赶紧捡起快快离开。可就在捡最后一本的时候，两个人的手不经意地碰在了一起，这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瞬间两双眼睛像触电的火花碰在了一起……“啊？好漂亮！”“呀？真帅气！”即刻两个人的脸又同时“唰”的一下红了。当智林把最后一本作业本捡起轻轻放回到文玉怀里

的时候，禁不住又偷偷看了一眼低下头来的文玉，并语无伦次地再次道歉说：“都、都怪我不好，很对不起啊……”对方的一再道歉使得文玉不好意思起来，她一只手揽住怀里的作业本，另一只手不由地捏弄着自己的下衣角，轻声回答：“没关系，你又不是有意的。”说完转身欲要离去的她却又回过头来，一双含蓄的眼睛向智林投以微笑。望着这最后的微笑，智林呆住了，他两眼直直地望着越走越远的文玉，心里掀起层层波浪……

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在他们双双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第一印象。从此以后，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智林必然会出现在操场打球，而文玉又总是在这个时候一定抱着作业本从这里经过。虽说每次他们都仅仅是几秒钟的对视和微笑，可就这短短地默默相望，那爱的种子悄悄在他们心里日益萌发……但毕竟他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期间始终没有因此单独接触过。平素偶有相遇他们也只默默点头一笑了之，从不刻意的逗留。只是在每年的年终表彰会上，他们总免不了多说几句相互鼓励的话，以此表示对对方的关心。

可就在最后毕业高考要报志愿的时候，这是晚饭后的一天，智林第一次大着胆子来到女生宿舍找文玉。“文玉，你有空吗？我想……我们出去走一会儿好吗？”看到心上人竟然到宿舍找自己，文玉有些受宠若惊了。“啊？噢。好吧。”她在女生们那羡慕的目光下，怯生生地同智林一起走出了校门。看着身边的文玉，智林心里又高兴又激动，更有些紧张。因为一直以来他心里有许多话想和文玉说，可此时却一句也说不出。看到距自己一米之处尴尬的文玉，智林终于语无伦次地说：“文玉，……我、我是想问你，你打算报考什么学校？”文玉明白了智林邀她出来的目的，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地回答：“噢。那……你呢？你想报什么学校？”听了文玉的话，智林乐了，他的脚不由得靠近了文玉一步，高兴地说：“那你报哪个学校，我就报哪个学校！”文玉的脸悄悄地红了，她赶紧低下头来并轻轻地说：“我……我还是服从你报考的志愿和学校吧。”这时候，智林的紧张一下子放松下来。他没有想到文玉竟然是如此顺从自己。可他越发激动了，也更语无伦次了：“啊？那……我、我就好好考虑考虑。”

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并且又是在晚上、在校外。文玉的心禁不住咚咚直跳。此时智林激动得有些心潮澎湃了。望着眼前爱慕已久的文玉，他多想亲一亲，抱一抱，哪怕是拉一下手。可他没有，他只是静静地一次又一次地偷偷看她。文玉已意识到了智林一次次投来的目光，心里不免有些慌乱，就这样他们继续并

排往前走。

对于报考志愿，他们既没有经验，对自己也没有正确的估量，何况此时此刻的他们又很难静下心来。过了一会儿，智林满怀信心地说：“文玉，你看我们的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喜欢文学！其它志愿嘛……就随便填写一下，中专，我看就不必再报了。”“嗯，行。”文玉不假思索地应和了智林的选择，因为在她心里智林什么事都比自己考虑得周全、长远。对文玉的信任和服从，智林高兴极了，他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文玉说：“文玉，我邀你出来就为这事！真没想到，我们报考志愿都能如此志同道合！那，这件事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好！就这样决定了吧。”文玉终于抬起头来坚定地注视着智林回答。这是两双眼睛第二次这样近距离地相互对视，此时，感情的闸门终于被悄悄打开……他们的脚步不再迈动，智林情不自禁地轻轻握住文玉的手……也不知过了多久，文玉静静地说：“……都订好了，我们回去吧？”此刻的智林多想再多呆一会儿，多握一会文玉那柔软的小手啊！可他还是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好，我们回去。”这时候，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的天上，月牙已静静地挂在了空中……

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的他们是多么期盼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录取通知书。看到满怀希望的智林，文玉忧心忡忡地说：“智林，自高考结束，我总是忘不掉试卷上那不会做的题，我怕……我会不会落榜？”“文玉，别怕。试卷上我也有做不上的题，甚至我也有你这种想法。不过我们又可以这样去想，我们有答不上的题，别人肯定也有，甚至比我们还多。因为我们都是‘文革’期间的学生，都荒废过学业。可国家既然恢复高考，教育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分数线来招生了……”

就在这时，先后传来两个熟悉的声音：“文玉！”“文玉！”随着喊声，骑车进门的是一男一女吴亚楠和郑若男两个同学。吴亚楠，是高三二班班长，中等微胖的身材，圆头、圆脑，白净的圆脸上，两道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漂亮的圆眼睛，整个勾画出一副金童般的慈眉善目。也许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或者是妈妈对独生子宠爱的体现，亚楠总是衣着华贵，并一尘不染。他爸吴占奎曾是某部队的团长，后来转地方任北海县公安局政委。妈妈随之转地方医院。他们爱独生子如命根子，转地方后，亚楠妈琢磨着给刚上高中的儿子吴军生改名为吴亚楠，顾名思义是让自己的儿子命根强硬，能超人之上，出人头地。儿子入学前，在亚楠妈

的精心安排下，把学校校长、班主任老师特意请到家里做客，一示自家身份，二示对孩子的重视。由于当时正好是高一学生刚入学，亚楠便自然而然成为班里的班长。虽说这纯属是家庭推荐，学校无原则的重用，可正好使亚楠那种潜在的自负和正气得以充分的助长和发挥。所以，他很快赢得班里同学们的认可。只是由于他学习不够刻苦，有时贪玩，不能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所以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不上前茅。他和文玉同是高二班的正副班长，可他很器重她，在班里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很尊重、顺应文玉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在对文玉的关心上也处处无微不至。特别是在高三最后一个学期，亚楠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如此关键、如此紧张的复习阶段，文玉对亚楠的过分殷勤从内心里反感，然而专注的亚楠并没有感觉到。所以，今天这个日子也是亚楠很期盼的一天。其实，自高考结束后，亚楠对自己没有太多想法，因为在他脑子里也已熏染上了“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自然地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爸爸的身上。现在他想得最多的是和文玉的关系，因为当他第一次见到文玉的时候竟然眼前一亮，甚至有一种轮回后转世时又相见的感觉，所以他认为来地方、到学校、进高二班，原来都是因为他和文玉的缘分。尤其当他发现文玉的报考志愿上填写的年龄，竟然与自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进一步奠定了他对文玉的那种感情信念和追求。所以他现在极希望文玉能考上大学，因为这样爸妈就容易接受她，毕业后就可以脱离农村安排到县城工作……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活在一起了。亚楠想入非非地替文玉期盼着高考通知，今天他特意把自己装扮了一番，崭新的白底蓝杠涤纶恤衫、笔直的浅灰色的确良裤子、一双擦得很亮的四季皮鞋，一个地道的富家小公子的模样。

这时亚楠见到文玉久别重逢似的，完全忘记此时的期盼和等待是什么。他用眼角扫了一下与文玉站在一起的智林，理所当然地去接文玉手中的自行车，并低低地说：“我这已是第二次来学校找你了。”文玉的脸“唰”的一下红了，直红到耳根。她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也没有松开手里的自行车。为尽快掩盖眼前的尴尬，她忙向亚楠身后的若男招呼：“若男，你怎么才来？就你离学校近。我有点累了，我们进办公室休息一下吧。”亚楠看到文玉有意躲避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他心里却理解为，是文玉太虚荣了。旁边的智林微笑着对尴尬亚楠说：“那，我们就都进来等吧。”

这时候其他的同学也都陆续地进了校门。“袁主任回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同学们都围了上来，大家刚要开口问，可又都哑然无声了。因为袁世雄从进

校门到放好他那辆崭新的自行车，紧绷着的脸上清楚地写满了不高兴。他习惯地整了整洁白的确良上衣领，一双黄眼睛严肃地扫了一下周围的同学，一言不发径直进了办公室。当他看到办公室里的文玉、智林他们的时候，那张紧闭着的嘴终于讲话了：“唉！真没想到除几个复课生被录取外，应届毕业生竟一个也没有。智林差二分，文玉差三分，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今年的高考失败太惨重！”屋子的气氛骤然凝滞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嗒、嗒、嗒的响声。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学心情沉重地悄悄陆续离去，最后办公室里只剩默默不语的智林、文玉、亚楠和若男。看到他们低落的情绪，袁世雄又补充说：“其实，其他学校情况也是一样，总之今年这届毕业生运气不好。教委的领导们也都在议论，‘文革’确实荒废了学生们的学业，葬送了这一代青年人的前程。”

高考落榜，这对文玉、智林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此时的智林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了一起，一双清澈的眼睛里布满乌云。他默默地走到窗边，一双痛苦的眼睛投向窗外。早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文玉，泪水还是不听地遮住了双眼。她望着走到窗边的智林，看到他那有意避开人们的一双痛苦的眼睛，也理智地控制不让自己的泪水落下。

这消息，对亚楠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连智林、文玉这样的尖子生都落榜了，他还有什么想不开的？不过文玉的落榜间接地触动着他。他深知这次高考决定着文玉的前途、命运，也决定着他们俩的关系。当他看到文玉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若男是文玉最好的朋友，从体型、长相、性格都像她的名字。她学习比文玉略有逊色，是高二班的学习委员。她爸郑义德是本县机床厂的厂长，县里有名的企业家。他对女儿一直的要求态度是：在学校里一定要把该学的东西学好，将来的社会是需要文化知识的社会，赤手空拳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并且郑义德与众不同的观念是，如今男孩女孩都一样，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泼泼辣辣像男孩，故取名若男。若男也的确像爸爸希望的那样，泼辣、干练、聪明而具有男孩性格，对什么都能拾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她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考上大学，将来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考不上，就在爸厂里做一名有技术的工人，照样也能为社会做贡献。虽说这个消息对她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可她和文玉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六年的同窗使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情同手足，亲如姐妹。她深知今天的高考落榜对文玉来说象征着什么，尤其她了解她那脆弱的性格……看

到文玉那痛苦的表情，若男怎能不受触动。她拉起文玉的手，率先打破了这凝滞的气氛：“我们都不必太难过了，我的观点始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儿女志在四方’，毕竟我们也都是高中毕业生了，社会上总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看现在就都去我家吧，今天我妈休班，让她给我们做几样好吃的菜，我们也借此在一起好好谈谈下一步的计划，我相信办法总会有的。”

旁边的亚楠说话了：“若男，就不必再去麻烦你妈了。我想，我们就去饭店好好坐一坐，我来请客。大家同学一场不能就此各奔东西，尤其文玉和智林的情况，是很需要我们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的。”这时候，一旁的袁世雄静静地坐在那里，那双与众不同的黄眼睛不停地闪动着，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此时他既被若男和亚楠那诚挚的同学友谊感染着，也在为文玉、智林这两位好学生的未来命运担忧，同时更为亚楠和若男所具有的家庭条件和背景所羡慕……唉！毕竟家庭出身是关键。干部子女不但没有任何的压力，连说话的口气都那么大，好像他们能扭转文玉、智林的命运似的！并且，竟然还像小大人似的争先恐后要请客……好！那我就看看这阔少爷和大小姐都有什么大手笔？”没等智林、文玉说话拿出意见，他就直截了当地接过话题，一锤定音了：“好！我代表校方对亚楠和若男这种关心同学的思想行为表示感谢和支持。不过，你俩谁都别争了，今天由我来请客。”“……啊？”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相互递了一下眼色，他是学校的领导，又是我们的老师，怎能让他请客？这时候智林说话了：“袁主任，谢谢您。怎能再麻烦您呢，不必……”智林的话还没说完，袁世雄再次慷慨地说：“不必客气嘛！有什么麻烦的。我老婆凑巧今天加班，到晚上才回家。我一个人在家也正闷得很。就这样决定了，我到食堂要几个菜，家里有酒，方便得很。”

袁世雄今年刚二十七岁，是“文革”后推荐选拔的工农兵大学生，现任教导处主任兼高三级三个班的政治课，他是校领导层最年轻的一个。由于年龄的关系和业余爱好，他经常和学生们混在一起打篮球、乒乓球，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拘束。在他的热情要求下，同学们只好跟着他一起来到了他现代化的宿舍里。

这是两间不很大的平房，室内被收拾得整齐干净，电视机、洗衣机和几件崭新的家具摆放得讲究到位。最醒目的是北墙壁上那幅山水画，和旁边一个猫头鹰头像的漂亮挂钟，给这房间增添了一份阔气和高雅。只是旁边那个挂钟，尤其猫头鹰那对动来动去的眼睛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袁世雄给大家沏好茶，就去学校食堂报饭去了。亚楠看他一出去就忙和智林

说：“你和文玉就别动了，我回家去拿瓶好酒和熟食来。”若男忙问：“你拿酒？那我再拿什么？”亚楠想了一下说：“那你就拿甜酒吧，你和文玉喝甜的。”说着，亚楠就和若男一块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文玉和智林，智林望了一眼闷闷不乐的文玉，叹了一口气说：“唉！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亚楠的爸是政委，若男的爸是厂长，又是非农业户口，上不上大学照样能安排工作，他们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是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后的出路又在哪里……”文玉说着，眼里禁不住又含满了泪水，再也说不下去了。

智林望着文玉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心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似的疼痛。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想过去安慰她，想去为她擦掉眼泪……可他没有，他还是控制住了。他嘴唇闭得更紧，一双炙热、痛苦的眼睛终于慢慢地从文玉脸上移开来。他默默地低下了头，两手插在裤袋里踱步来到窗前，用低低的声音像是鼓励自己，也是安慰文玉：“要坚强啊！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坚强。我想……我们唯有再复一年课多加一把劲，等来年继续考吧。”说着，他的眼睛透过窗子静静地望着天空的远处。可他却没有注意到，天的西南角有几朵乌云正在悄悄地聚集……

这时候，袁世雄推门进来，见房间里只有文玉和智林便明知故问：“亚楠和若男呢？”智林、文玉同时回答：“他们说去去就来。”这时，智林便急不可待地问：“袁主任，我想……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再复一年课了。”袁世雄摇摇头说：“不行了。唉！所有的问题都让你们遇上了，你们的落榜，就是因为上届有些只差一二分的落榜生，经过一年的复课才考上的，所以也就把类似你们这样的好学生给挤下来了。据说国家教育部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明年再拟制度就不允许复课生再参加高考了。唉，你们这届毕业生最倒霉了！”

“……啊？！”智林、文玉顿时像五雷轰顶，两个人呆立在那里谁也不再说话，谁也不敢再去看谁。这时候门开了，亚楠和若男一前一后走进来。亚楠带了瓶五粮液，一只烧鸡和几根火腿。若男提了两瓶白兰地香槟，一只烤鸭，一块酱牛肉，还有一些水果、花生。袁世雄一看乐了，呵！这些干部子女果然是出手不凡。可他却装出不满的样子责备说：“谁允许你们回家去拿这些东西了？！酒我这里有的是，菜这就送来。”正说着，一个伙夫提着大饭盒走进来。袁世雄把伙房送来的几个青菜摆上桌，亚楠、若男就把他们带来的鸡、鸭、火腿分别装进了盘里，顿时小小的餐桌给摆了个满满当当。